

——从约瑟夫·德·迈斯特到罗兰·巴特

Les antimodernes

de Joseph de Maistre à Roland Barthe

Antoine Compagnon

[法]安托瓦纳·贡巴尼翁 著

郭宏安 译

[illegible]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反现代派

从约瑟夫·德·迈斯特到罗兰·巴特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现代派：从约瑟夫·德·迈斯特到罗兰·巴特/
(法) 贡巴尼翁著；郭宏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2009.3

(学术前沿)

ISBN 978-7-108-03038-2

I. 反… II. ①贡…②郭… III. 现代主义—研究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6232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樊燕华

封面设计 罗 洪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7—140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16 印张 17.5

字 数 392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学 术 前 沿

总 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我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 70 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现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新创性著述的同时，积极筹划绍介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 60 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 11 月

目 录

导言 自由的现代派.....	1
----------------	---

一 观念

1 反革命.....	19
反现代派或逆现代派.....	20
反现代派与反动派.....	24
反面的革命或革命的反面.....	27
“人类精神的耻辱”.....	29
智力的寡头政治.....	36
2 反启蒙.....	45
伯克，现实主义的捍卫者.....	52
实验的政治和超政治.....	56
“昏暗的信号灯”.....	61

3 悲观主义.....	68
社会反对个人.....	74
顺从衰落.....	82
做一个跟上时代的人.....	87
一个反现代派的结局.....	90
4 原罪.....	92
惩罚和再生.....	95
持续的原罪.....	97
所有的罪人.....	101
传染与转换.....	103
国王之死.....	108
一个德·迈斯特式的叔本华.....	110
牺牲者是刽子手.....	113
5 崇高.....	119
Puritas impuritatis.....	120
刽子手的超政治学.....	122
浪漫主义和反动.....	134
浪荡子.....	140
仇恨崇高.....	143
6 抨击.....	150
一种风格的谱系.....	154
矛盾修辞和反反复.....	157

反现代的思想 161

语言的激情 165

二 人物

1 拉克代尔背后的夏多布里昂和约瑟夫·德·迈斯特 171

写作《基督教真谛》的夏多布里昂 173

拉克代尔与蒙达朗贝尔，浪漫派的英雄 178

夏多布里昂和巴黎圣母院演讲会 186

在德·迈斯特和夏多布里昂之间 190

受到影响的宣教者 196

反对拉克代尔 201

2 反犹主义或反现代主义，从勒南到布鲁瓦 211

犹太人，现代主义的代理人 215

闪语哲学家的反犹主义 221

反犹太人的犹太哲学主义 228

3 乔治·索莱尔和雅克·马里坦之间的贝玑 241

乔治·索莱尔的反现代派的修辞 244

贝玑反对“现代世界” 249

《自吹自擂的人的世界》 254

帕斯卡尔，反现代的英雄 260

工具化了的柏格森 266

邦达，“反柏格森分子” 275

马里坦，反现代派，超现代派或现代派 279

- 4 蒂博代, 最后一个幸福的批评家..... 288
- 第三共和国造就了人..... 289
 - 一种形象化的批评..... 295
 - 反布吕纳吉埃..... 299
 - 和马拉美与福楼拜在一起..... 304
 - 在创造性批评..... 307
 -和文学风景的历史之间..... 309
 - 独特和系列..... 313
 - 多元论者或一元论者?..... 316
 - 政治的时代..... 322
- 5 朱利安·邦达, 一个《新法兰西评论》的左翼反动派..... 332
- 贝玑还是邦达..... 337
 - 反对“文学主义”..... 341
 - 赞成智力的另一派..... 349
 - 所谓士人..... 355
 - 绝对之朝圣者..... 363
 - 《新法兰西评论》的反法西斯分子..... 372
 - 塔木德的理性..... 378
 - 一个吸血鬼..... 387
 - 丑恶的犹太人..... 403
 - 让·波朗反对邦达, 或者两个争先恐后的反现代派..... 408
 - 现代派和休伦人的语言..... 418
 - 邦达或《新法兰西评论》精神..... 428

6 安德列·布勒东与儒勒·莫纳罗之间的朱利安·格拉克.....	432
莫纳罗或布朗休, 是或否	434
在公共马车后面奔跑	448
新和反动	459
7 作为圣徒玻里卡普的罗兰·巴特	469
最后一堂课	470
第二次阅读	472
文学的死亡	475
先锋的后卫	482
先锋派的牛痘	487
先锋派和对语言的仇恨	492
马克思主义者罗兰·巴特和反动分子让·波朗	495
读博须埃要比读狄德罗多	502
诗的救赎	508
结论 可爱的反动派	515
<i>Amor fati</i>	516
输就是赢	519
《反现代派》译后记	郭宏安 524

导言 自由的现代派

No old stuff for me! No bestial copyings of arches and
columns and cornices! Me, I'm new! Avantis!〔1〕

威廉·凡·艾伦，
纽约克莱斯勒大厦设计者，1929 年

现代派满足于很少的东西。

瓦莱里〔2〕

谁是反现代派？巴尔扎克，贝尔，巴朗什，波德莱尔，巴尔
贝，布鲁瓦，布尔热，布吕纳吉埃，巴雷斯，贝尔纳诺斯，布勒

〔1〕 英文：“我不要老的材料！不要无理地抄袭拱门、圆柱和檐口！我，我是新派！”——译注

〔2〕 瓦莱里（Paul Valéry，1871—1945），法国诗人，批评家。——译注

东,布朗休,罗兰·巴特^[1]……并不是所有姓氏以字母B开头的法国作家,但是从字母B开头,法国作家的数目已经很惊人了。并非所有的现状的捍卫者、形形色色的保守派和反革命分子,也并非所有对他们的时代感到忧郁和失望者、牢骚鬼和脾气坏的人,而是和现代派、现代主义或现代性关系微妙的人,不情愿的现代派,分裂的现代派,或不合时宜的现代派。

为什么把他们叫做反现代派?首先是为了避免通常与一种基本传统的其他说法相联系的贬义的内涵,这个传统贯穿了我们的文学史两个世纪。其次,因为真正的反现代派同时也是现代派,今日和永远是现代派,或是违心的现代派。波德莱尔是其中的典型,他的现代性——他创造了这一概念——与他对现代世界的抵抗是密不可分的,另一个反现代派贝玑^[2]也会这样看待他的,也许与他对自己身上的现代派的反抗、他对作为一个现代派的自我的憎恨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波德莱尔没有选择马奈^[3]、他的朋友和难兄难弟,作为“现代生活的画家”,而是选择了贡斯当丹·居伊^[4],一个因摄影的发明而过时的艺术家,他给马奈

[1] 巴尔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 法国作家。贝尔 (Henri Beyle, 1783—1842), 即斯丹达尔, 法国作家。巴朗什 (Pierre Simon Ballanche, 1776—1847), 法国哲学家。波德莱尔 (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 法国诗人, 批评家。巴尔贝 (Jules Amédée Barbey d'Aureville, 1808—1889), 法国作家。布鲁瓦 (Léon Bloy, 1846—1917), 法国批评家。布尔热 (Paul Bourget, 1852—1935), 法国作家。布吕纳吉埃 (Ferdinand Brunetière, 1849—1906), 法国批评家。巴雷斯 (Maurice Barrès, 1862—1923), 法国作家。贝尔纳诺斯 (Georges Bernanos, 1888—1948), 法国作家。布勒东 (André Breton, 1896—1966), 法国诗人。布朗休 (Maurice Blanchot, 1907—2003), 法国批评家。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1915—1980), 法国批评家。——译注

[2] 贝玑 (Charles Péguy, 1873—1914), 法国作家。——译注

[3] 马奈 (Edouard Manet, 1832—1883), 法国画家。——译注

[4] 居伊 (Constantin Guys, 1802—1892), 法国画家。——译注

写信说：“……您只不过是您的艺术的衰落中的第一人罢了！”〔1〕

反现代派——不是传统主义者，而是真正的现代派——只不过是现代派，真的现代派，没有受骗的、更为聪明的现代派。人们首先说他们应该是与众不同的，但是人们很快就明白他们是一样的人，不同的看法来源于不同的角度，或者他们是现代派中最优秀的人。这样的假设看起来是古怪的；它需要证实。重点放在反现代派的反现代性上，我们将展现他们真实的、持久的现代性。

反现代派这种说法曾经、尤其是被夏尔·杜波斯和雅克·马里坦〔2〕在20世纪20年代用过，以后就失宠了。1922年，杜波斯在他的《日记》中说：“今天早晨，我试图让我的学生领会帕斯卡尔〔3〕关于心这个词的值得注意的、完全反现代的用法。对于帕斯卡尔来说，心是一种认识的器官，不止甚至超过感觉的器官。他说：我们是通过心来认识空间的三维的。”〔4〕帕斯卡尔是反现代派的典范吗？人们可能更喜欢用前现代派这个词，或者根据惯用的历史分期使用英文的 early modern。但是，杜波斯在帕斯卡尔的庇佑下针对的无疑是智力和理性的现代权威，捍卫的是另一类的知识，无论是直觉的还是感性的。

马里坦把他在1922年出版的一本著作题为《反现代派》。

〔1〕 见波德莱尔致马奈书，1865年5月11日，《通信集》（两卷本）第二卷，第497页，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版，克洛德·毕舒阿和让·齐格勒编。

〔2〕 夏尔·杜波斯（Charles Du Bos，1882—1939），法国批评家。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法国哲学家。——译注

〔3〕 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学者，思想家，作家。——译注

〔4〕 见夏尔·杜波斯：《日记》（1922年6月），巴黎，克莱阿出版社，1946年，第一卷，第103页。

他在序言中说：“我称为反现代派的东西同样可以称为超现代派。”^{〔1〕}例如马里坦在否定柏格森^{〔2〕}之后改信的托马斯主义。柏格森有被罗马教会于20世纪初谴责为异端邪说的嫌疑，被指为“现代主义”。

因此，远在后现代主义成为一种赌注之前，反现代派的诱惑已经摆动在前现代主义和超现代主义、托马斯·阿奎那^{〔3〕}和帕斯卡尔或柏格森之间了。像马里坦和杜波斯设想的那样，反现代派这个修饰语形容一种反动，一种对现代主义、现代世界、崇拜进步、柏格森主义的抵抗，也是一种对实证主义的抵抗。它意味着怀疑、两重性、怀旧情绪，不仅仅是一种完全的抛弃。

这样一种态度似乎本身并不是现代的，与之呼应的可能是普世的。它一直存在，在任何地方都存在，它可以被归结为人们熟知的矛盾，例如传统和创新，稳定和变化，动与反动，埃利亚学派和爱奥尼亚学派^{〔4〕}，或者从古代以来就有的古今之争。

但是，一种根本的不同把反现代的现代感觉与反对变化的一贯的成见区别开来。就前者来说，其在历史上的位置是确定的，产生之日是没有疑问的：法国大革命成为决定性的断裂和必然的转折。1789年之前就有传统主义者，一直有，但不是现代的、值得我们关心的意义上的反现代派。

反现代派诱惑着我们。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尽管它的结

〔1〕 见雅克·马里坦：《反现代派》（1922），载《作品集，1912—1939》，巴黎，代斯克雷·德·布威出版社，1975年，第一卷，第102页。

〔2〕 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法国哲学家。——译注

〔3〕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d'Aquin，1227—1274），意大利神学家，哲学家。——译注

〔4〕 古希腊的两大哲学派别，前者与后者不同，肯定存在的本真与永恒。——译注

束是慢慢腾腾的，比人们一般能接受的时间要长得多（不是在1889年之前，甚至也不是在1989年之前）。它似乎没有什么要教给我们了，而反现代派的影响却越来越大，我们甚至觉得它具有预言性。我们注意到有些道路历史并没有走过。失败者和牺牲品感动着我们，反现代派是与历史的牺牲品联姻的。他们与死亡、忧郁和浪荡作风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夏多布里昂，^{〔1〕}波德莱尔，巴尔贝·多尔维利是反现代的英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倾向于把反现代派看得比现代派、比历史的先锋派还现代派：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超现代派，他们似乎与我们是同时代的，离我们很近，因为他们已经看破了一切。我们对他们的好奇心与我们对现代派的反现代的怀疑同步增强。

从1913年开始，阿尔贝·蒂博代^{〔2〕}就指出，法国大革命和浪漫主义在与传统断裂的同时反常地帮助了传统：“人们以为丢掉了它（传统），却更加感到了它的必要，它的美。时间恢复了它的碎片，人们像德拉克马^{〔3〕}或《圣经》中的迷途的羔羊一样地欢迎它。”^{〔4〕}与时代、时尚和事物的表面的进展相反，传统开始具有了一种它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所没有的魅力；由于反向的力量，它的确认成为“各种力量的结果，这些力量冲撞它，伤害它，却成就了它，成就自发的它，反省的它”。于是，“文学传统在其中得以重建的批评大厦就由转向的浪漫主义面对着浪漫主义建立起来了”。^{〔5〕}第一个批评家面对着浪漫帝国建立了文学传统；这个批评家是“一个

〔1〕 夏多布里昂（Franç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 1768—1848），法国作家，政治家。——译注

〔2〕 阿尔贝·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 1874—1936），法国批评家。——译注

〔3〕 德拉克马，古希腊货币单位及古希腊银币名。——译注

〔4〕 见阿尔贝·蒂博代：《三大传统之美学》，《新法兰西评论》，1913年1月，第5页。

〔5〕 同上，第6页。

转向的浪漫主义者”：这又是一个圣伯夫^{〔1〕}所代表的反现代派的绝妙描述，圣伯夫忠于浪漫主义高潮中的18世纪的优雅。

蒂博代还注意到——这是他所喜欢的观点之一——“传统派最引人注意的一个特点是它在文学界的重要和在政治界的软弱”^{〔2〕}。对于我们的反现代派也可以这样说。由于观念运动、进步和经院哲学使传统主义在政治生活中失去了地位，它滑向了别的地方；传统被“另一个网络截获，它进入了另一条水道：文学”。^{〔3〕}至少从夏多布里昂到普鲁斯特，^{〔4〕}在《基督教真谛》和《追寻逝去的时光》之间，中经波德莱尔和其他许多人，反现代的天才都躲在文学之中，我们称之为现代的文学之中，被后世当做经典的文学之中，这种文学不是传统的文学，而确实是现代文学，因为反现代派，其文学的意识形态的抵抗与它的文学的大胆是密不可分的，与布尔热、巴雷斯和夏尔·莫拉斯^{〔5〕}的成熟作品是不同的。“人文学科，新闻，学院，沙龙，总之是全巴黎，由于一种整体的运动，由于一种内在的冲动，就像那种迫使政治团体公开声明和厕身于左派一样，向右边滑去。”^{〔6〕}文学即便不是右的，至少是抵抗左的，正如蒂博代所看到的，美学上的右平衡着19和20世纪法国的，尤其是第三共和国、人文学科、教授们的政治和议会生活的左。

几乎后世所喜欢的全部的法国19和20世纪的文学如果不是右的，至少也是反现代派的。随着时间的回溯，夏多布里昂战胜了

〔1〕 圣伯夫（Charles Sainte-Beuve，1804—1869），法国批评家，诗人。——译注

〔2〕 见蒂博代：《法国的政治观念》，巴黎，斯多克出版社，1932年，第14—15页。

〔3〕 同上，第27页。

〔4〕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法国作家，批评家。——译注

〔5〕 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1868—1952），法国作家，政治家。——译注

〔6〕 见蒂博代：《法国的政治观念》，第29页。

拉马丁^[1]，波德莱尔战胜了雨果^[2]，福楼拜战胜了左拉^[3]，普鲁斯特战胜了阿纳托尔·法朗士^[4]，或者瓦莱里、纪德^[5]、克洛岱尔^[6]、科莱特^[7]——19世纪70年代古典派的最优秀的一代——战胜了20世纪初的历史的先锋派，也许朱利安·格拉克^[8]战胜了新小说。与迅速的、征服的现代派的伟大叙述不同，19和20世纪的精神的和文学的冒险，如贝玑反复说的那样，总是在有关进步的教条面前打趑趄，抵抗着理性主义、笛卡儿^[9]主义、文艺复兴、历史乐观主义或者决定论和实证主义、唯物主义和机械主义、理智主义和理想主义。

因此，“20世纪看到人文学科和巴黎的大多数站在了右边，同时，对于全法国来说，右的观念决定性地失败了。”^[10]蒂博代在1930年初、法西斯势力上升和维希政权建立之前做出了这一判断，事后看来，他的“决定性地”说法似乎轻率。但是，长时段的诊断的洞察力并未减少其精彩：“右的观念为政治所排斥，进入人文学科，安下身来，进行斗争，总是因其本身的力量施行监督，如同左的观念在同样的条件下所做的一样，例如在18世纪，在19世纪的君主制下。”^[11]

[1] 拉马丁 (Alphonse Lamartine, 1790—1869)，法国诗人，政治家。——译注

[2] 雨果 (Victor Hugo, 1802—1885)，法国诗人，小说家。——译注

[3] 左拉 (Emile Zola, 1840—1902)，法国作家。——译注

[4] 阿纳托尔·法朗士 (Anatole France, 1844—1924)，法国作家。——译注

[5] 纪德 (André Gide, 1869—1951)，法国作家。——译注

[6] 克洛岱尔 (Paul Claudel, 1868—1955)，法国诗人，剧作家。——译注

[7] 科莱特 (Sidonie-Gabrielle Colette, 1873—1954)，法国作家。——译注

[8] 朱利安·格拉克 (Julien Gracq, 1910—2000)，法国作家。——译注

[9] 笛卡儿 (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法国学者，哲学家，主张理性和明晰。——译注

[10] 见蒂博代：《法国的政治观念》，第30页。

[11] 同上，第32页。

所以，现代性中的反现代派传统如果不是一种古老的传统，至少与现代性同样古老。它一直持续到我们吗，还是它已经完成了？米兰·昆德拉^[1]起而反对兰波^[2]的命令：“必须绝对地现代！”他从字面上理解这一命令，而没有把它看做一句可以把兰波算做反现代派的反话。他在21世纪初提出“兰波的继承者中相当一部分明白这件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今天，唯一配得上这个词的现代主义是反现代的现代主义”。^[3]看来昆德拉是在年代的两个极端上犯了错误。一方面，“反现代的现代性”，他是这么写的，根本不是闻所未闻，正相反，所谓兰波的归顺的喊声是一种反讽的俏皮话。实际上，历史地看，现代主义，或者真正的、配得上这个词的现代主义一直是反现代的，也就是说，具有两重性，有自我意识，像经历着一种痛苦一样地经历着现代性，随后兰波的沉默应该证实这一点。另一方面，也许只有在今天，21世纪初，“反现代的现代主义”不再是一种选择，或者它变成了一种更加难以坚持的选择了。

什么时候开始？在20世纪中叶，在政治的反现代派取得政权之后，可能这条现代性的康庄大道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难以接近的了，当然没有崇高，没有悲观主义，没有浪荡作风，迄今为止，这是这个谱系的特点。如果需要指出谁是法国传统的最后一个反现代派的话，德里厄·拉罗谢尔^[4]在他选择成为一个法西斯分子之前算是一个。1939年，在《吉尔》中，其主人公还进行着“这种抨击，而这种抨击在法国已经由反现代的虔诚者，从

[1] 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 1929—)，法国小说家，原籍捷克。——译注

[2] 兰波 (Arthur Rimbaud, 1854—1891)，法国诗人。——译注

[3] 见《世界报》，2001年7月4日。

[4] 德里厄·拉罗谢尔 (Pierre Drieu La Rochelle, 1893—1945)，法国作家。——译注